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作史者只
在快筆不
虞闕冗藉
口乎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黷耻爲令病
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爲東海太守黷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
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黷多病卧閨
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黷
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游狹任
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伯袁
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宰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從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圖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弘之爲
重臣加
其人矣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
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方別文法，湯等數
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知以
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
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
「右內使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
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

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
拜黥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
黥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黥過於平生淮南王謀
反憚黥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
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黥之言益
不用始黥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
稍益貴與黥同位黥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
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黥時丞相史皆與黥同列
或尊用過之黥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爾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黥罷上

此亦對
論之言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
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
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
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
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
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
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赦強予然後奉詔詔甚嘉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

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郛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

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
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
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心
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
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
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
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
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
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詞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斑下屬縣舉

孝子真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旣建以

公在

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
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
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篡革進封豐樂亭侯
其後帝幸許昌畿居守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
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
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謚曰戴侯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羣與

稽康呂安善後遇阮藉便爲竹林之遊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濟年四十舉孝廉州
與石鑒共宿濟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
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
慮也濟曰咄石生無事馬蹄聞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
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
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濟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
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

定儲

齊林守禮
之信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建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
選舉周徧內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
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
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譖之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
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
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
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
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熒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策，贈司徒，祭以太牢。謚曰康。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

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蓼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憚懼寵臣答

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
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湛等勸崔
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
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
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
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
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
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
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
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爾臣向間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爾實不問臣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感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黨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載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

官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逆之日，歌謠鼓舞，殺生燒塋，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教化陵遲。」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採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塋者藏也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管塋費損巨億計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

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觥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雖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

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諭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竝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居易敏悟絕

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屋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採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鐔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爲

美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
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錫爭衷割生人以
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
可復追至是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
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
璿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闕鄉獄三
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
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王承宗叛
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室制度每征伐
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至行營節度卽承璀爲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旣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慮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卽壁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

國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
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
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
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
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怙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
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
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
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
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
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諡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賞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還延無功。賊

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山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

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
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
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
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
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
夷不復留謂日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
太遠爾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祕
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
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
云不斬繼遷開殺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慮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正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

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恩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真宗卽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

本宮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蒞局不得署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旣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山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日擇郡守二日募鄉兵三日積芻粟四日革將帥五日明賞罰言事者請城緩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
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緩州頃爲內地民役登
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
復城之卽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
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
且其地阻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
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
其利復請闕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時北戎猶
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減戎之策無他臣
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

盛大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其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卽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剋爲嫂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亦全盛皆謂

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
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
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
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
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
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宜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
弗聽旣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
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
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
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旣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羗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宸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姑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太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驛往戌蜀詔趙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其間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師泰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

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

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
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爲青
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
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
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
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
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燹興馮
暉於是朝廷始盱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
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
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

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
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
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契丹大小人
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
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
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
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啓從之禧卽行除中
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
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
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井及祠廟。宋開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開伯封于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請謚。蘇軾爲請。乃謚文定。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卽欲紛更院事。方平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彌有愧色。蓋素善安石。云方平言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可得而知。而好奇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

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竝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
事殿廷唱第過三太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
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
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
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
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
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
勘入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
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擢起居舍
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
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
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
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
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
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
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
在阡陌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推貨

不卽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堊温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圉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圉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眞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贊護堊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堊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所降非準律令者。竝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遽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

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轍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

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可顧希名于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服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
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
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
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
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
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
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
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
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視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故有是

宋人主多
極得體之
謂

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修
修意。修乘間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
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
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
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
卽是効。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卽位。復爲
翰林學士。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
糾摘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
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
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蔽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劄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折。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

公於歷第
先後淡若
水其謀國
如是信乎
精神不兩
用

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
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
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
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
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
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
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
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
路椅摠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
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

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頸。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閉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徒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

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愾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塋者輒爲主之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

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
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
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
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
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
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胷中未嘗起思慮不甚
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
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
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
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

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鎮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沙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旣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旣至

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笑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旣除至塋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晏

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止男言。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
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
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忽有旨召內臣十八人。祖
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
召先內侍竊謂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
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
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
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
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僉充种諤西事。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卒年五十
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
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
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
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
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
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
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繫熙寧免役之法

可死見往
之法宜行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
語顏幾幾守瓊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
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
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
濠廣十有二丈濠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限
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
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
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
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
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傲行之淮民

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琚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

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屨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達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

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散，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洲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聞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賜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謀知之大人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蜀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主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徹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其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叛兵望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
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
聞命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
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
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二遺戒不得作佛

事果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